

去變形金剛飛船吃漢堡

「Autobots, Transform and Roll Out!」苦等了五年，《變形金剛》系列最新續集《變形金剛：狂獸崛起》(Transformers: Rise of the Beasts) 終於將在下月八日在香港上映。

在一早釋出的預告片中，已經能看到多種賽柏坦機器人與大反派「宇宙大帝」。新片會銜接原來的《變形金剛》系列及二〇一八年的大黃蜂間的故事。加上內部試映一致好評的觀感，真是令人期待不已。

《狂獸崛起》設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，人類盟友博派金剛柯博文號召大黃蜂、幻影和雅希，並集結「強大金剛」中的金剛王、神鷹、犀牛和黃豹聯手抵抗最強大反派「宇宙大帝」以及恐懼金剛和掠奪金剛。

沒想到還沒等來電影，先等來了坐落於銅鑼灣的全球首家變形金剛主題餐廳The Ark。開業當天清早六點就有人排隊，營業之後門口更是瞬間打起蛇餅，變形金剛鐵桿粉絲的瘋狂程度可見一斑。不愛排隊的我只能耐住內心的焦急，等了一周才來打卡。

進入餐廳彷彿進入了博派的太空飛船，燈光和動畫創造出的裸眼3D效果直接讓人身臨其境太空穿梭之中。一樓的周邊商品店旁有一個三米多高的會轉頭的巨型柯博文，非常酷炫。

黑松露安格斯牛肉堡裏的漢堡扒肉香多汁，吃得出牛肉選品不差，黑松露醬汁就像把平時可見的蘑菇汁升級到了「商務船」，和安格斯牛肉非常相襯。相比之下，蟹肉牛油果漢堡就稍遜一籌，雖然顧全了健康但犧牲了口味，用紅菜頭汁入漢堡胚，但或許是烤製火候的問題，麵包部分偏乾硬。

但就像人們去迪士尼不是為了吃美食一個道理，來The Ark絕對是變形金剛迷不能錯過的一場「朝聖」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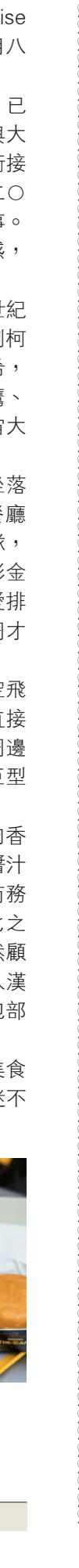


► The Ark內部和漢堡。



樂活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

大川集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又到一年畢業季，我受友人之邀評閱研究生畢業論文。閱讀正文之餘，瀏覽「後記」。「後記」自由發揮空間廣，專業訓練與個性文風，社會科學之嚴謹簡密，人文學科的才情性靈，於此盡顯。據說有的高校為求「規範」，避免濫情，設定致謝格式，幾字幾行，冰冷地開頭，更冷地結束，索然無味。好在多數大學不設此限，如在求學漫道的驛站為學生留下了一片塗鴉牆，讓我等忝為「前浪」者先睹為快，隨喜讚嘆。

「後記」寫法千千萬，但都少不

了致謝。我雖未考索研探，不過，在著述中廣謝各方，想來應屬現代文體的訴求。致謝的對象呢，切近者老師、父母、親友，遼遠者時代、家國、社會，約言之，天地君親師也。今年所閱「後記」中，有「新人」頗頗現身。誰呢？網友。互聯網在中國發展幾十年了，致謝網友必不自今年始，料也不自我閱之論文始。但今年翻讀數本，大半有致謝網友之言，引起了我的興趣。

談及網友被致謝之緣由時，有幾位提到了學術信息的分享和研究內容

致謝網友

的交流，更多的則是感謝對方的陪伴。是啊，網友，包括一切以友為名者，主打的不都是一個陪伴嗎？我還注意到，這些收穫了感謝的網友皆以網名出現在「後記」裏，當然，網友理應使用網名，不過，我猜論文作者未必知道也毋庸知道其真名實姓。對於網絡連結的這段關係而言，身份的驗證理應責成平台，而在安全而虛擬的環境中，過於執著真名實姓，好比在健美的身材上硬貼一塊贅肉。

在論文中致謝網友，是互聯網深度介入社會並發揮實質性作用的又一

表徵。在這個新興又快速擴張的奇妙世界裏，你我越來越不是匆匆偶遇的流離過客，而是人生互相嵌套的榫卯對方。為此，每個人都應打起精神，過好「網絡人生」。這樣，當謝意在某天突然來臨時，方能謝無所愧，謝其當謝，端端正正，受此一謝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佛陀與基督

釋迦牟尼和耶穌，兩位歷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宗教領袖，在生命中從未相遇，但他們的教導與道理，同時影響現世至今。因此，一行禪師說，歷史上的釋迦牟尼和耶穌早已過世，但他們的信仰成為「活的佛陀，活的基督」。

在《活的佛陀，活的基督》一書，一行禪師大膽地指出，雖然釋迦牟尼和耶穌不曾相交，並各自在自己的成長和文化中孕育信仰，但他們的道理、慈悲和追求美德生活的方法等等，卻明顯的相似。

一行禪師寫道，不同信仰之間的

猜疑和敵意，在於彼此的不熟悉，或者是社會衝突所引起。例如，在法國殖民越南期間，天主教傳教士試圖強行壓制佛教，這種壓力不必要地將兩個信仰分開。在此，一行禪師提醒我們回到信仰的本源，並從歸納不同信仰的共通點，而找到有益於人生的大道理。

以花園作比喻，一行禪師說道，在這個佛教大花園內，那些在釋迦牟尼去世一個世紀後所分裂成的兩個學派，以至其後的二十多個宗派就像不同的花壇，共同構成了花園。然而，在佛教之外，還存在許多其他信仰的

花園，每個信仰都有自己蓬勃發展的花壇，總的形成了一個美好的景觀。重點是：成就這一切美好的，是花。

多姿多彩的花園，共同有着什麼樣的花呢？一行禪師認為，佛教和基督教都強調冥想和培養內心寧靜。基督教的《詩篇》教導信徒要「靜默」，從而聆聽和感受上帝的愛，也指出需要以平靜和專注的心靈來關注周圍的世界。同樣地，佛教鼓勵人進行「止息」(vipasyana)的修行，即培養專注的力量，安定身心，保持對世界平靜、放鬆，卻又審慎的態度，

並從此連結愛和靈性。

「活的佛陀，活的基督」就是行走中的信仰，超越了兩位歷史上的宗教領袖之存在，至今仍然對人類產生共鳴。兩者除了都教人以培養內心寧靜來觀照世界，原來還有不少共通點。下回分解。



自我完善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層層疊疊的外賣盒

香港文化博物館近期的展覽「無中生有一：香港電影美術及服裝造型展」，可讓觀眾近距離感受到香港電影工業的創意。服飾方面，電影角色曾經穿着的旗袍懸掛在展廳其中一個角落，不其然令我想起二〇〇〇年王家衛導演的《花樣年華》，張曼玉飾演的蘇麗珍穿着旗袍婀娜多姿，她拿着飯壺出外買宵夜，一行一步秀色可餐。那是令人懷念的純樸年代。

小時候，我也曾試過拿着金屬飯壺為媽媽買雲吞麵作宵夜。當時的攤販沒有提供塑料盒及膠袋，外帶食物

都要自行攜帶器皿，否則沒法將食物帶回家。不知是否有着這個「良好基礎」，成年後除了有時在工作間無法遷就，其他時候我都不喜歡及盡量不買外帶食物回家。倘若無可奈何購買外帶食物，每次吃完後見到餘下的發泡膠盒及即棄餐具，我都會產生莫名的內疚感，自己好像成為破壞地球生態的其中一個幫兇。

新冠疫情高峰時期，市面不能堂食，兒子亦要居家網課。那段日子也許是我人生中最多購買外帶食物的時期。我從線上搜集資料，看看其他城

市如何處理回收餐具。由此我知道訂餐前首先應該選擇不要即棄餐具，用餐後將塑料盒清洗乾淨，整合後將確保能夠回收的物品放在屋苑的回收箱。雖然我不確定回收公司是否真的妥善處理各物品，但至少自己心安理得。

近期疫情處於可控狀態，我家偶爾仍會購買外帶食物回家，免得在外增添感染風險。我發現有些食店的外賣設計真的很周到，例如馳名的米線專門店，其外賣食物會將米線、熱湯和佐料分開包裝，即使外帶回家需

時，但是米線不會被浸在熱湯太久而過度軟綿。然而，新鮮美食所付出的代價就是需要多個塑料盒，明明只是購買一份米線餐，當中起碼產生三個塑料盒，層層疊疊互相掩飾。

現代文明需要不斷進步，但人類若要幸福安居，仍要用心思量如何愛惜及保護地球環境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情義音符澤香江

科時期作品，氣氛熱鬧，主題在各聲部此起彼落，噴呐和彈撥樂器的運用更富中國民族特色，結束時定音鼓連續重槌，震懾全場。負責這個中樂版本的查太元老師專程從江西來港觀賞，相信他對陳燮陽指揮香港中樂團



的演出感到滿意。

接着兩首作品俱為協奏曲式，由陳燮陽親自改編。首先是由樂團革胡首席董曉露以大提琴獨奏演出的《搖籃曲》，撥弦及笙等營造低沉的氛圍，讓大提琴歌唱一絲絲的樂句，頗有詩意。《天樂》原為噴呐與西樂隊之間的中西文化碰撞。中樂版一九九一年由陳燮陽和噴呐大師劉英在香港藝術節首演。這次請來劉英學生胡晨韻展示功架。其實陳、胡二人曾在莫斯科合演此曲，收錄在二〇一九年《感恩母校》CD (雨果唱片編號HRP7358-2)。那是陳燮陽在朱老

去世後翌年代他還了未竟夙願。朋輩間的情義，感人至深。

音樂會下半場演出兩首朱踐耳少有為民族樂團創作的作品，《悲調》和《黔嶺素描》俱由香港中樂團委約，場刊除了登載藝術總監閻惠昌的回憶文章，也選登作曲家的總譜手稿。席間可以感受到，朱老在天上的微笑。



樂問集 周光葵

逢周一見報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，新冠疫情造成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在美國歷時三年多終告結束。美國各州提前開放的不在少數，但聯邦政府就此正式宣布，也算是重大歷史事件吧。這三年多，因罹患新冠肺炎而在美國死亡的人數官方統計為一百一十萬。最近一項研究表明，三到八年級的美國學生數學水平比正常落後一年，閱讀能力比正常落後四分之一年。如果無法迎頭趕上，這些學業方面的損失將是永久性的。硬數據以外，那些失業、破產、無家可歸的故事，也無一不在訴說疫情製造的各種創傷。

就職美國大學，工作穩定，衣食無憂，國內的古稀父母和我都僥倖未曾感染新冠，我的三年已經比大部分人幸運太多。然而回國探親時反覆核酸檢測、酒店隔離、到處查健康碼、「非必要」不旅行的日子歷歷在目。而即便身處美國「象牙塔」內，也能深刻感受到疫情的遺禍。學生高中、大學時代經歷網上教學，不說心理、社交方面的負面影響，學業退步明顯。同事之間信任度降低，和諧相處的技能下降，矛盾頻發，大約也因疫情激化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，政治矛盾尖銳。

五月十二日不是魔法數字，疫情的後果不會從這天起奇跡般消失。那些逝去的生命，消失的機遇，褪色的情感也無法挽回。在廢墟上重建不容易。教書育人首先要認識到疫情帶來的影響還在持續，及時修正教學法。與人相處也得承認疫中與世隔絕造成的社交赤字非一朝一夕能解決。最後，向前看即便勢在必行，悲傷、悼念、反思、感悟都是必經步驟。願我們都能適應新常態，駕馭新世界。

同名的尷尬

當代德高望重中國指揮大師陳燮陽來港演出，這是期待已久的樂壇大事。記得幾年前他原定率領上海交響樂團來港，演出包括由他改編父親陳蝶衣的名曲，可惜未能成事。去年是他的摯友、已故作曲家朱踐耳百歲冥壽，香港中樂團安排一場紀念音樂會，但因疫情再一次取消。

本月二十日八時整，年逾八旬的陳燮陽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後台健步出場，期待數年的時刻終於實現（見附圖）。這場以《黔嶺素描》為題的音樂會一共演出五首朱老的代表作。開始的《節日序曲》是留學莫斯

科時期作品，氣氛熱鬧，主題在各聲部此起彼落，噴呐和彈撥樂器的運用更富中國民族特色，結束時定音鼓連續重槌，震懾全場。負責這個中樂版本的查太元老師專程從江西來港觀賞，相信他對陳燮陽指揮香港中樂團

的演出感到滿意。

我原本以為這個小插曲已經完結，直到會議最後突然聽到司儀叫我的名字「下面有請某某公司董事長某某上台致辭。」我當然知道說的不是自己，而與我同名的某董事長自然知道是在說他自己，因為他已經在掌聲中邁步上台了，但是我身旁的大哥什麼都不知道。他一邊拍手一邊扭頭準備目送我走上台前，但見我只是鼓掌卻無起身之意，又扭頭看看正在走上的另一個人，似乎終於明白了什麼……

我原本以為這個小插曲已經完結，直到會議最後突然聽到司儀叫我的名字「下面有請某某公司董事長某某上台致辭。」我當然知道說的不是自己，而與我同名的某董事長自然知道是在說他自己，因為他已經在掌聲中邁步上台了，但是我身旁的大哥什麼都不知道。他一邊拍手一邊扭頭準備目送我走上台前，但見我只是鼓掌卻無起身之意，又扭頭看看正在走上的另一個人，似乎終於明白了什麼……

我：今天你爸爸也來了吧？我：沒有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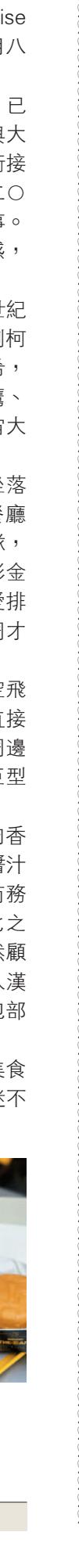
我：不會吧，我在外面看到他的名字了。我：沒有，我爸在家。

因為彼此都戴着口罩，我到現在已經基本能確定這位大哥把我當成了同名的另外一個人了。我還在猶豫如何婉轉地向他指出這一點的時候，大哥繼續在「寒暄」——

我：你爸爸今年八十了吧？我：沒有沒有，沒有這麼大。

我：他退休了吧？我：嗯嗯，退休了。

我：那你全面接班了吧？也應該讓你全面負責了。



大川集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父親退休、全面接班、全面負責……整個對話持續時間不到一分鐘，有效內容也不超過一百字，但就在這名副其實的「隻言片語」之間，我居然對「另外一個自己」的經歷有了初步的認識。我還來不及禮貌地指出大哥認錯人，大會司儀就在台上宣布會議開始了。

我原本以為這個小插曲已經完結，直到會議最後突然聽到司儀叫我的名字「下面有請某某公司董事長某某上台致辭。」我當然知道說的不是自己，而與我同名的某董事長自然知道是在說他自己，因為他已經在掌聲中邁步上台了，但是我身旁的大哥什麼都不知道。他一邊拍手一邊扭頭準備目送我走上台前，但見我只是鼓掌卻無起身之意，又扭頭看看正在走上的另一個人，似乎終於明白了什麼……

我：他退休了吧？我：嗯嗯，退休了。

我：那你全面接班了吧？也應該讓你全面負責了。

長洲行記

因疫情停辦三年的太平清醮終於復辦，「去長洲島看『飄色』巡遊好不好？」我剛剛在微信群組中發出提議，七間學校的三十名同學紛紛響應。

於是，佛誕日一大早，我們來到中環五號碼頭，開始了文化研學之旅。

碼頭外，人山人海，執勤警察好心提醒，與其輪候班次稀少的高速船，不如搭普通船。一小時航程，讓人結實地體驗了「一邊是海水，一邊是火焰」。就在驕陽差不多將人焗熟，船終於靠岸。

我們首先來到滑浪風帆紀念花園，園內的十座雕塑，在初夏的海風中展示着奧林匹克的精神和魅力。

「聽我媽咪講過，李麗珊就是長洲本地人，憑頑強毅力將風帆搖出了名堂，成了奧運會冠軍，」「這是香港人的第一塊奧運會金牌喲。」同學們的言語間滿是自豪。繼續前行，來到有三千年歷史的長洲石刻古蹟，選修中史的幾名同學在「玉璽石」前看得入神。山勢蜿蜒，天氣晴朗，遠眺，港島如畫，映入眼簾。

結果，集合整整用了兩個半小時，碼頭外排隊，又超過兩公里。「所有的路，只告訴你要封掉、走不通，沒有任何標誌告訴你，哪條路可以到碼頭。」「幸好我有同學是長洲本地人，他們趕來引路，才從海邊的小路兜過來，」同學們的這些微詞，也正是我的困惑：這個大日子，四方朋友聚長洲，長洲你準備得怎樣？

結果，集合整整用了兩個半小時，碼頭外排隊，又超過兩公里。「所有的路，只告訴你要封掉、走不通，沒有任何標